

女人本身就是一首诗

漂亮的女人，水灵灵的。绝佳的诗句，也是水灵灵的。

女人是水做的。水是生命的源泉。

诗是用水写的，和着色彩，泉涌出来的。

女人是花，花仙全是女人。

诗是叶，可以把花点缀得更为漂亮，更有神韵，更具丰彩。

没有女人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诗情的世界是枯燥无味的。

没有女人就没有诗。

有了女人就有了诗，世界上有百分之八十的诗是为女人写的就是明证。

诗神是女人，女人是诗神。

女人是春风，春风使人得意。

诗是云彩。诗能飘逸，诗能动人，是春风吹的。

女人是春雨，万物因此而滋润。

诗是雾，给女人蒙上一层薄薄透明的披纱，使之更为可爱，更加迷人。

女人是冬雪，洁白无瑕。世界因此而净化。

诗是冰花，雪的结晶，生活因此而闪光升华。

女人是秋月，月华如水，摇情满天。

诗是酒神，邀月共饮，月晕人醉。

女人是夏阳，热情无限，从此人间有了温暖。

诗是火花，炽热感情的迸发，不尽爱火的流串。

美的真谛

人云：世界上并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发现。

原来美是悟出来的。

然而，欲悟出什么是美，尤其是无瑕之美，也真不容易。

如何识别美？欲找出识别美的规律，更是难上加难。

穷极一生心血，熬出一头白发，也才悟出一条辅助规律。

只有单一和谐的背景，才能衬托出真正的美。

君不见？

伊人玉立，杨柳随风，少年心系维舟；

白云悠悠，天空蔚蓝，游子心旷神怡；

月色融融，荷塘秋色，舟客心澄如镜；

牛羊忽现，风吹草低，玩童心荡牧歌；

千堆卷雪，海阔无极，骚人心潮澎湃；

梅花朵朵，银装素裹，钓翁心去江寒；

采菊东篱，悠然南山，隐士心尽埃尘；

路香风醉，曲径通幽，酒仙心无世愁。

.....。

然而，这一辅助规律仅就美景而言，是否可以用

于寻觅佳人，也很难说。

呜呼！美景一时可得，佳人一世难求。

更何况美景佳人一晃而过，凡人往往痛失良机。

哀哉！今天的风，追不回昨天的梦；今日的雨，解不了它年的渴。

难道这就是摄影的效果吗？

窗口

十·一，共和国的黎明。海外游子，意欲插翅北飞，
与国人同庆。

仲秋，华夏智慧生灵的节日。南洋孤客，恨不置
身故土，叙别后离情。

然而，彼时彼刻，身居澳洲悉尼，异域他乡，何
以倾诉我的满腹欢乐？何以寄托我的一腔思念？

我在小楼里徘徊，我在窗槛边沉思。

小楼孤耸，小窗临街。

临街的窗，一扇向西，一扇朝南。

它们本应面东临北！

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清晨，水天交接之处，
霞光万道，似神剑耸天，在和黑暗作最后的拼搏、
较量；彤云密布，如从地幔深处喷发出来的炽热、
粘稠的岩浆，徐缓地向外浸染、扩张。随后，从
大海的怀抱中流淌出她自己的儿子——太阳。

由此，我心中油然升起了一个美丽而动人的故事，
一半源于传说，一半出于想象。

据说，很久很久之前，大海浑浊、躁动而轻浮。
但是，为了她自己的儿子——太阳的诞生，她献
出了所有的潜热，消耗了所有的能量。从此，她
一改往日的秉性，变得清澈、深沉、凝重、娴静。
她时刻不断地供给太阳以必要的元素和水份，而

太阳则每天在母亲的羊水中沐浴，洗涤身上可能沾染的尘埃。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他不断地发光，发热，给大地以温暖，给众生以光明。

谁能象大海那样无私？

谁能象太阳那样知恩？

另有一种传说，太阳系大海之心。每天，大海都在掏心问世，好似在向众生展示，向大地发问：谁能像我这样，在深沉、冷峻的外表之下，藏有一颗炽热、明亮、纯洁的心？

谁敢象大海那样傲然问世？

北面，旧人音容，故国山水，隐约可见。面北朝阳，那里采光最佳，日照最长，从那里可以获得最大的热流量。

然而，临街的窗，依然一扇向西，一扇朝南。

向西的窗，总是关闭着，而且外加一层深色的窗帘。虽然极目西望，并不泛美景佳色，然而，正当风华少年，岂能忍看黄昏后，苍天老，慨叹夕阳无限好？

朝南的窗，有玻璃上下两扇，彼此平行，永不相交。只有玻璃边框相向延突，相互叠映。两扇玻璃之间的空间虽然很小，但在我的心中却常常化着烟波浩淼的太平洋。春夏秋冬，朝南的窗户一直敞开着，并有一根坚硬的木棒用以支撑。也许这是一种象征，一种希望。然而，这种象征得以存在，这一希望能够不灭，总得有一件东西支撑着，

有形的或无形的。

门，倒是朝北洞开着。清晨，我常常穿过九曲回廊，漫步走向海边，向北眺望。

目光，随希冀而远去。

脑际，故乡曙色在浮现。

和风徐徐吹来，凉爽而又清新.....。

注：本文曾以宁空为笔名发表于神州学人。

女人

人人见了人人爱，并不等于人人见了人人都会把爱付诸于行动。爱需要勇气，需要权衡。人心并不古怪，有人在火周围会觉得很舒服，然而，要让他跳进火里，他就会觉得受不了。

恋爱应当没有标准，只要一眼看上，感觉良好就行。

人越成熟越注意气质，而不是相貌。

一个女人，一个总是把别人置于追随者地位的女人，她所能享受的快乐，都是追随者带给她的。而一旦追随者掉头转向，她的快乐也就微乎其微了。

女人，对于明显优越于自己的女人，普遍缺乏同情。

有一种女人，虽有一副美貌，却是一个针都刺不出血来的女人。

女人味儿并不是单靠花容月貌。相貌并不能代表一切。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可你表现过吗？你以为人家爱你是应当的，你就可以只索取而不付出吗？如果你的内心还有一点温情的话，为什么不把它表达出来呢？

我不喜欢整天哭哭啼啼的女人，更不喜欢一个从

无眼泪的女人。

你很可爱，但你也要看到别人的可爱之处。首先要学会爱别人，然后，才会享受人爱的愉快。

人云：男人和女人，如鱼似水，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如鱼得水。男追女逐，原因于此。不过，这是一弘海水，泳者必须身体健全，善于驾驭。

韶墨

韶，闻之乐也，目之光也，听之乐也，视之晨也。

墨，挥之诗也，泼之画也，染之山也，流之川也。

非乐安能尽兴？非光难分流霏，非诗何以言志？
非画何以写意？

登泰山，傲长空，闻鸡日出。

叩九华，悟禅机，佛光现晕。

临碣石，观苍海，七步诗就。

拜黄山，揽云海，四绝天成。

下里巴人，阳春白雪，何乐不为？

兰田日暖，玉石生烟，晨梦难醒。

紫微九重，碧山万里，能让山青？

飞流三千，澄江如练，不薄水吟。

乐可健身，晨可纳新，山小天下，川自天来。

运韶用墨，天伦也。

韶墨者，吾子也。

注：一九八九年八月八日喜得一子，名睿，号灵谷，笔名韶墨。

影雪

一杯邀三影，乃诗人李白之言。影雪是我们的影子，但又不仅仅如此，她本身亦是一种存在。

影隐谐音，影雪又源隐雪而来。诗云：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乃影雪之内涵所在。

雪本无影，或似有若无，一切于有无之中，似镜中黄花，湖中云影。

新州四月，影雪全无，只是昨夜一场无声的雪，飘白了梦。

我爱那雪的洁白，不忍它化去，愿它能够永久复盖这尘世，净化人们的眼睛与心灵。

梦中的雪，可以凝固在记忆里。然而，大自然中的雪呢？

床前，月华如水，地上如霜。

啊，永恒的雪！

注：一九九四年梦得一女，名影雪，故有此作。

感情 犹如一泓海水

感情，犹如一泓海水。

不过，请君记住，海水的颜色随着距离的远近而变化。至少你视觉的判断是如此。

由近及远，海水的颜色由淡绿转为浅绿、碧绿、深蓝、墨黑。似乎随着距离的增加，海水的浓度在升高。

然而，更远处，水天交接。那里海水的颜色似乎被淡化。那里总有片片浮云，层层薄雾。那薄雾浮云，模糊了我们的视线，使得我们怎么也看不清那里发生的一切。

近处，有无穷的磨擦，拍岸的惊涛，以及那千堆卷雪。

远处，似乎要平静得多：海面在微微起伏，时而溅起零星的浪花。

然而，更远处呢？

也许，那里并不缺乏激流。可是，那迷人的浪花已在你的视线内消失殆尽。

无根豆芽

它只知道贪婪地从母亲的胚乳中吸收更多的营养，从自然界吸收更多的水份。由于包含更多的汁液，它变得鲜嫩、透明，更加招人喜爱。

它无忧无虑，不思乡愁。从它的身上，除了空虚之外，你再也不能发现有思维的细胞或忧虑的皱纹。它早以发福，而显得更加饱满。

然而，它只是一时口中之食，盘中之餐。它早已脱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它已经绝根断后，难以永久。

它已不能站立，它的命运注定只能漂泊。

虔诚与愚昧

真正的虔诚和愚昧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普通百姓通常只知道信仰什么，而没有时间和精力追究为什么要去信仰。一旦人们想要知道为什么要去信仰，那他们就很难再相信什么，因为这时他们对一切总持怀疑态度。"圣人"的专职就是要制造偶像，愚昧百姓，消除疑虑。"圣人"需要一大帮信徒以维持其"圣人"的地位，尽管他心里骂着"你们这一帮蠢蛋"。

因此，就虔诚而言，"圣人"是真正的教徒，百姓是真正的君子。

罪过 只是一种感受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到处充满着慈爱。
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即使你只是犯了小小的过失，
你也会提心吊胆，感到问心有愧，是一种罪过。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到处充满着仇恨。
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即使你犯了弥天大罪，你仍
然会感到逍遥自在，心安理得，处之泰然。

罪过，只是一种感受。

太太与鞋子

选择太太好比选择鞋子。如果你选错了鞋子，不仅有损你的双脚，还会使你身体其它部位的肌肉损伤，关节错位，使你腰酸、背痛、腿疼、头晕。如果你选错了太太，会使你心烦意乱，头昏脑胀，既无家庭的幸福，又无事业的成就。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你可以随便扔掉你的鞋子，但不可以随便抛弃你的太太。

假山

二十多年之前，朋友送我一座假山盆景。

假山色似黄土，轻如软木，形若石林。玲珑透致，巧夺天工，令人百看不厌。

假山材料取自西澳，离悉尼三千多公里。就这份情谊使我对这座假山也得另眼相看。

我一直把她供奉在后花园里。

几年之后，花园里草木尽失。然假山依旧。

再几年之后，我那可爱的木板房随一阵狂风而去。

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那位朋友，不知他是否也随风而去。

幸存者只有假山和我。

我和假山一样孤独。

后来，我只好流落街头。

一天，从一堆废旧的报刊之中无意翻出一幅图片，酷似朋友送我的那座假山盆景。

据介绍，那是一种蚁巢，白蚁之巢。

天鹅湖

天灰蒙蒙的，湖水亦是如此。

湖面上，漂浮着几只黑色的天鹅。

我静静地站在湖边，公园的一角。

不见双掌划动，不见身驱摇摆，不泛一丝清波，
几只天鹅悠然飘近。

多么高贵！多么优雅！我尽情地欣赏着眼前这美好的一切，在这灰蒙蒙的世界里。

同时，我又觉得她们是多么可怜。在这人类造就的环境里，她们在运动，然而得忍气吞声；她们在前进，然而得不动声色。

突然，眼前一黑，一片模糊……。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才模模糊糊醒来。身旁一片漆黑，冰冷如霜。

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我敢肯定那必定是一头和天鹅一样向我接近的野兽。

心中残存的一丝怜悯杳然消失。

我差点从此恨上了那黑色的天鹅。

白云与烟雾

看到天空中悠悠的白云，人们会感到心旷神怡，飘飘欲仙。

可是，从化工厂排放出来的烟雾散发、淡化之后，也会变成朵朵白云。当你知到这一事实之后，你肯定会义愤填膺，好像受了欺骗。你的心中会很不是滋味，如同讨厌吸烟的人猛抽了一口雪茄。如果你的行为过于偏激，你的感觉会更深一层，形如发现妻子行为不贞、丈夫有了外遇。

不过，请君记住，淡化，对于心灵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

什么是女人

女人是梅。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鲜艳的花朵，然后你见到的是碧绿的树叶，最后你见到的则是令人伤心落泪的枯枝。然而，梅花毕竟年年花开，而且开在冬季，女人则不然。

女人是太阳。日间光彩照人，早晚丹霞满天，热情洋溢，温暖无限，淡妆浓抹，无有不适，回肠荡气，好不销魂。然后，才给你留下漫长的黑夜。所不同的是，女人只是在拍拖的时候，你才能见到那太阳，然后则是那永久无尽的黑夜。

女人是月亮。月华如水，温馨无限。那温柔的夜晚，总是令人回味无穷。那静谧的夜空，总能勾起无限相思。不过，完美无缺的月亮，每月最多只能见到一次。其余时光，或多或少总有一片抹不去的阴影。人生则更糟糕，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有那循环的周期。

女人是绿水。滋润万物，万物水灵。荡涤心灵，尘世皆清。然而，天气一热，水就蒸发上天；天气一冷，则寒彻如冰。女人一旦得意高飞，则永远不会回头。女人如若冷若冰霜，即便溶化，亦已索然无味。

女人是星星。星星总是脉脉含情，只要那眼睛轻轻一眨，摄魂落魄，云雾不知。星夜总是那么迷人，纵是英雄，亦是无奈。星星总是发光，虽然

层次参差，明暗有别。女人最初也会发光，然而，燃料很快就会消耗殆尽。

女人是风。风和日丽，春风送暖，秋风送爽，风吹花开。如此这般，既然风吹心开。反正，只要那温柔的风，轻轻的那么一吹，男人们便四肢轻浮，飘飘欲仙，坠入云雾，忘乎所以，全然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四季循环，总是难免有寒风刺骨、火气灼人的时候。更可怕的是那喜怒无常的台风、飓风、龙卷风，一旦暴发，后果不堪收拾。女人之风，要是当着耳边风倒也作罢。然而那劲风常常就正对二耳发威，二耳生疼，伤害身体，回防无方，正儿八经的令人伤心结棍。再说，即便风吹水暖，亦有鸭知人不知的时候。因为那时你已麻木不仁。除非投河，否则难以猛醒。

女人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若是一本好书，你则受益不浅。若是一本坏书，则难免后患无穷。要是一本读不懂的天书，那你自然完蛋。书不论好坏，过于冗长，自然泛味。

女人是云、是雾。飘忽不定，来去无踪，驾不起，攀不上，真是无奈。看到烟雾袅袅，白云悠悠，一片幻境，你总想探个究竟，知个了然。然而，看不清，摸不着，枉自多情。心痒如百爪，干急口不能言。即使碰上，也是一百个不放心，因为你碰到的是另一种空虚，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感觉。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雾浓障目，翻云覆雨，云雾不知之中，你被打得落花流水。遇到更

恶劣的气候，一顿冰雹打得你体无完肤，狗血喷头。

生活的羽翼

蔚蓝的天空，可以抚慰心中的涟漪。平静的大海，蕴藏着少女的妩媚。然而，如果蓝天上没有飘逸的白云，大海中没有弄姿的浪花，总让人感到似鸵鸟无翅，荷花缺叶。生活难道不是如此？没有变化，没有色彩，生活的羽翼何以有迷人的丰姿？

中流砥柱

想要阻止奔腾的流水吗？然而它在你的两侧却流得更快。

假如你已伸出水面，上面再装有一盏不灭的灯，也许还可以用来导航。

否则，与暗礁无异。

不要自命为中流砥柱，以为阻止的尽是浊浪恶水。

金陵春梦——难忘的五年南古岁月

今年正值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旧情难忘，奉同窗之邀，欣然命笔，共叙当年的南古岁月。

当时和我一起进所的共有七位，包括现任所长杨群。其余六位均定居国外。其中臧文龙、孙晓文、徐珊红和我先后来澳留学、进修，并留澳定居、工作；李环和顾和林则先后定居美国。我们系七七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南古所又是我们心目中国内外一流的研究机构。当时我们都很年轻，个个踌躇满志，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进所的时候又正值春天，或者说感觉上就象春天，所以我说是金陵春梦一点也不为过。

我当时的导师是杨敬之，副导师是江纳言。众所周知，杨先生是当时中国苔藓虫、层孔虫古生物学和石炭纪地层学的权威。江先生在沉积学，特别是碳酸盐沉积学方面造诣颇深。能得到二位能师的指导，使我获益匪浅。

就我个人认为，杨先生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他在古生物学与地层学方面的成就，还在于他有独特的远见。是他早就注意到边缘学科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是他一手组织、筹建了沉积学研究室，并亲自出马，担任室主任达二十多年。虽然他本人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起了一个铺路搭桥、甘为人梯的作用。不可想象不通沉积学的

生物地层学有何出路可走。

杨先生的另一独到之处在于其敢于放手(有人称之为放纵)。毫无疑问,纵是鲲鹏有志,只怕困羽难飞。关于这一点,他的学生王成源可谓是深有体会,而且获益不浅。王先生因此而成为牙形刺研究的专家。这也颇合我的口胃,使我得有机会执笔撰写当时科学院重点课题“广西来宾合山二叠系碳酸盐地层及其含油性综合分析”专著中有关生物群落和古生态等重点章节。杨先生提携后进和唐代同名的杨敬之诗人颇为类似,因而得有“到处逢人说项斯”的美名。

杨先生和江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关于这一点,我特别敬重。我一直以为一个诚惶诚恐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出息的。江先生尤其如此。当时江先生和我在一个办公室,经常有机会为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探讨,甚至争论,他从不在乎。他认为我既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同事,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互补。

另外,当时杨先生已七十高龄,还和我们出过一次野外。当时我是敬佩有嘉,现在我是绝不赞同。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二短,我可担当不起。

杨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为人谨慎,后来活至九十多岁高龄。寿者,福也!

除了我的导师之外,当时南古所我还特别注意到三位人物,他们是金玉珩、戎嘉余和陈旭三位老师。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相对比较年轻,和我们的年龄相差不是太大,因而距离感也相对

缩小。他们在学术上颇有造诣，又比较容易接近，颇得我们几位年轻人的好感。他们是南古所当时的少壮派，未来的领军人物。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后来都先后成为院士。

金玉珩和我嘉余先生都是研究腕足类的权威，他们是否因为研究腕足才成为古生物学界的巨腕人物，结论不得而知。是望文生义还是机缘巧合尚且不论，且说当时金先生凭一面之交，助我一臂之力，帮我鉴定二叠纪腕足化石，并成为我后来论文的评审老师。后来访澳期间，又曾来探访过我两次。金先生德才兼备，为人谦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可怜他英年早逝，鹤驾西归。同为南大校友，只能望洋兴叹，痛哉！哀哉！默默此情难寄，惟有小诗一首，聊以自慰。

二颗金钉子，二幕大灭绝。

天命纵难违，人心不可夺。

有道是“金院士走完金色人生”，可怜是“旧同仁难忘旧日情怀”。

江流从此去，逝者如斯夫。仙人不可追也！

我嘉余先生当时特别活跃，无论是在学术场所还是在体育活动场所皆是如此。我先生兴趣广泛，研究领域也极为庞杂。从门类古生物学、地层学、群落生态、古生物地理到生物演化、起源、辐射以至绝灭几乎是无所不涉。他当时经常来绘图室，我在隔壁常能听到他的高谈阔论和朗朗笑声。他人缘特好，连当时的吴望始所长对他都佩服得很，说人们都特别喜欢象我嘉余这样的人材。有才而

又为人所爱，古今难得也！

我敬佩陈旭先生之于三大原因：一是他的学术造诣，二是他的口才，再就是他的英文。他来澳期间，曾在我家小住，结果有一惊人的发现：原来成大器者竟不通起码的起居生活小节！在百度百科上有关他的介绍也仅寥寥数语。至简则至明，至简而至深，原来如此！

三位院士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脸上总是带着永恒的微笑，有点蒙娜丽莎，很是动人。

此外，在南古所期间，我还结识了二位难忘的大哥级人物。其中一位是赵宇虹（现在美国），他和他爱人那莉拿手的山东菜和四川菜，辛辣具备，当时我们虽没有馋涎欲滴，但确实是个个热泪盈眶。另一位大哥则是刘陆军，助人为乐（包括个人私事），是他令我在数日之内读完天龙八部。二位大哥均是在科大英语培训期间结识，接触颇多。五年的南古生活，为时短暂，如今已过去二十多年。然回首往事，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那是一段充实、快乐而永远难忘的日子，虽然事实上并不真的那么轻松。

今值建所六十周年，期望所有南古人化石为金玉，吐故而纳新，食古以求活。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灵气，乃希望之所在；求活，则曲径可以通幽。

祝愿南古人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钱文龙，2011年11月于澳大利亚）